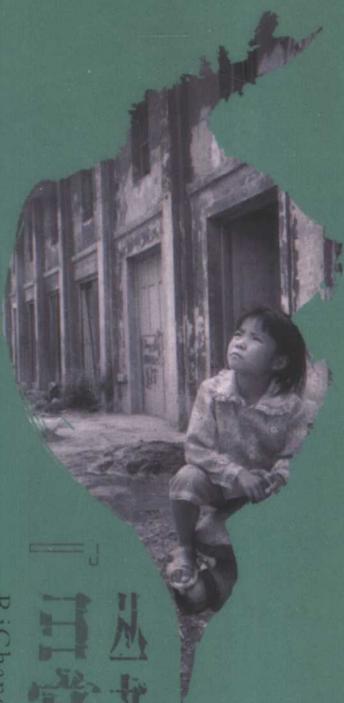


小镇逝水录

XiaoZhenShiShuiLu

陈应松 / 著



『江城』 『江城』

RiChangXieZuoCongS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XiaoZhenShiShuiJu

陈应松 /著

『日常写作』
丛书



小镇逝水录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镇逝水录/陈应松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日常书写文丛)

ISBN 7-5306-3839-4

I. 小…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78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9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6.00 元

序 日常书写： 内容和方式

何谓“日常”？无非吃穿住行，饮食男女。琐屑，细碎，却不可或缺。所谓“民以食为天”。老子早就将日常的重要性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设若百姓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则天下太平。

以“日常”为一套书命名，也实在算不得新鲜的发明。日常之作为文学的对象，在中国早已有悠久的传统。数不清的小品、杂记，都在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的妙处；《金瓶》《红楼》，更是将日常的精微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们说这种文学传统在今天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扬，大约也并不算错：如今的文章，大到工作学业事业爱情，小到吃喝拉撒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已无所不包。

然而终究还是觉得缺些什么。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给我们的，除了高于生活之上的玄思，泛滥于生活之中的温情，更多的是浮在生活表面那些五彩的泡沫，至于紧贴生活的

那部分，以及生活内里最核心的那部分，或者说，最“日常”的那部分，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精彩还是平淡，我们有意无意地把它们漏掉了。城市里的平民，最关心的是什么？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最牵挂的是什么？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遗忘了他们？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所愿意讲述的，是否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高蹈和虚荣，在多大程度上局限着我们的视野，左右着我们对自己的审视与评价？

所以，选择以“日常书写”为这套丛书命名时，我们想要的是那种踏踏实实地贴紧生活的文字。我们希望这套书坦率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把普通人所经历的、承受的、关心的、焦虑的，毫不矫情地记录下来，我们想要那些跟我们身体发肤息息相关的部分，那些令我们烦恼令我们疼痛令我们心神不安的部分。

同时，我们想要的，还有描述日常生活的日常方式，或者说，日常心态。我们希望写作者不是一个由局外进入的体验者，试图从别人的生活中去发掘一些虚饰的激情；而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日常状态下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能、一种谋生手段，而是日常的一部分，是闲暇时用来记录生活、延伸自我的一种方式。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如同我们的皮肤，能感受并传达我们的体温和心跳。我们感到炎热，它会出汗；我们感到寒冷，它会收紧；我们恐惧时它会颤栗，我们兴奋时它会发烫。

因此，这套“日常书写”丛书，更多的是承载着我们对于写作的一种期待；我们相信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日常写作，是不应该缺少、也不应该被忽视的。

目 录

引子	001
黄金口	003
虎渡河	007
小火轮	009
船与船帮	011
荡纤	013
三袁的描述	015
挖铜钱	016
缓滩	018
对岸	019
夏季涨水	021
更夫	023
熊瘸子	025
罗胜娃	027
杨老五	029
神“波”手	032
打画	034
杨老五的外甥	035
另一个姓熊的	037
大火	039
雷击	041
干爹干娘	043
纪爹	046

纪爹的儿子	048
柳驼子	050
田爹	052
见花谢	054
熊麻子一家	055
曾瘸子	057
孝裁缝一家	060
雷氏兄弟	063
牛斌	066
挖“反共救国军”	068
“阿飞”嫂	071
鲁文豹	073
反标	075
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077
脑膜炎与血吸虫	079
串联队伍来了	082
三人兵团	084
深挖洞、广积粮	086
岳某	089
李什么波	092
五雀	094
周老师	096
另一个周老师	100
黄金口小学	102
忆苦思甜	105
蓄洪屋	108
盖浇	110
上海夫妻	112
邹银匠	114
余皮匠和他的女人	117

另一个皮匠和黄记木屐	119
钓鱼	120
翻螃蟹	126
贺少雄	128
猪行	130
台河	132
齐居寺	135
武侯祠	137
方言	139
方言(续)	142
柳画匠的花牌	145
邱什么春	148
鬼火	149
鬼事	151
加工厂	155
老房子	157
裁缝铺	160
榨坊	164
诊所	168
北京来了医疗队	173
依得法	176
陶大宝与剃头铺	178
邹记酱园铺和猪脑髓	183
张家香铺	185
陈大汉子和叶凤兰	187
秀婆	192
修电筒钢笔的老叶	194
田家祖母的丧事	196
“南帮佬”	200
过年	204

端午	209
茶馆	211
邮电所	213
搬运站	215
看电影	218
收购门市部	220
公社和梅老虎	223
中国打美国	225
特务魏吉伯	227
吹牛角的粟田伯	229
闻常青和和尚儿子	232
“铁罗汉”父子	235
戚姐	238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241
党校	243
赶猪	245
通往县城的路	249
全面积肥	252
捉龟记	254
打人	257
知青们	260
自己制作的童年	264
没有照片的少年与童年	267
后记：小镇的意味	270

引子

小镇在一条河边，河中逝水，犹如纪年。

这小镇即是我出生的小镇，它叫黄金口，紧靠虎渡河。1998年震惊全国的公安孟溪溃口，即在我们的小镇虎渡河下游仅二十里处，黄金口又在荆江分洪区腹地。1954年的分洪，大水曾把它浸泡得喑哑无声。可以说，小镇是水养大的。它又在神秘、神奇的北纬 30° 上。这北纬 30° 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从中国数起：有普陀山，黄山，九华山，庐山，峨眉山，喜马拉雅山。有最高的世界屋脊，而中国佛教四大名山这个纬度就有三座。而北纬 30° 是世界几条大河的入海口：美国的密西西比，中国的长江，中东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及埃及的埃及河。这条纬度上还有一些产生宗教的河流：印度的恒河，西藏的拉萨河。还有神奇的东西：太平洋上的魔鬼三角区，埃及金字塔，宗教的圣城也是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生死搏

斗之所耶路撒冷，自贡的恐龙化石，两个大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神奇程度不亚于魔鬼三角区的鄱阳湖老君庙（也是沉船区），出现过多次水怪的洪湖，野人出没的神农架，出现过隐形人（吵闹鬼）的松滋……我庆幸我生于这样一条纬度上。

一场大雪迎我来到人世，河边的风雪尤其凛冽，这不要紧，门外虽寒，有母亲的暖怀，所以人世的温情是不可怀疑的。这正像若干年后我从小镇走到很远的稀奇古怪的世界，到处陌生面孔人情凛冽，小镇的记忆却成了母亲般的暖怀，每当想起那些，如饮醇醪。

然而此时小镇非彼时小镇了。

过去小镇的一切，都如老兽隐没进时间的荒漠里，如一片肥硕的真菌，倏忽的光鲜，瞬间被风雨日月摧毁得无影无踪；那些在小镇上走来走去的人，他们现在许多都归于尘土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相貌，他们生活时组成的那个小镇的格局，还有许多许多的声音，榨油人半夜的吼声，扛包的人在码头留下的吆喝声，猪行的猪叫，驾船的男女在船上的嘈杂之声，银匠的锤声和更夫的锣声，以及许多现在已经罕见而且变调的声音，都让我怀念不已。

我想重新复苏这种声音，让它们组成旧时的故乡小镇；让我重新生活一遍，重新在没有电灯，没有汽车（偶尔才能见到），寂静而充满着刺激和幻觉的暗夜里，走她的街巷和河堤，走那些充满着鬼的传说和巫的气氛也充满着人的温馨的郊野。

也许，我怀念的是一把把的尘土——那些人和物都变成了尘土，但是怀念故乡的尘土，怀念上帝将这些尘土捏成的一个人物和故事，在偏远的荒河的一隅，我看见了上帝无意间的游戏，在阳光下，梅雨中，在许多节日里——清明以及除夕所给予我一个少年的忧伤和怀想，这真是一种蒙恩啊！虽然它如此短暂，可是一旦变成文字，它就将永存，与太阳和泥土同在。

黄金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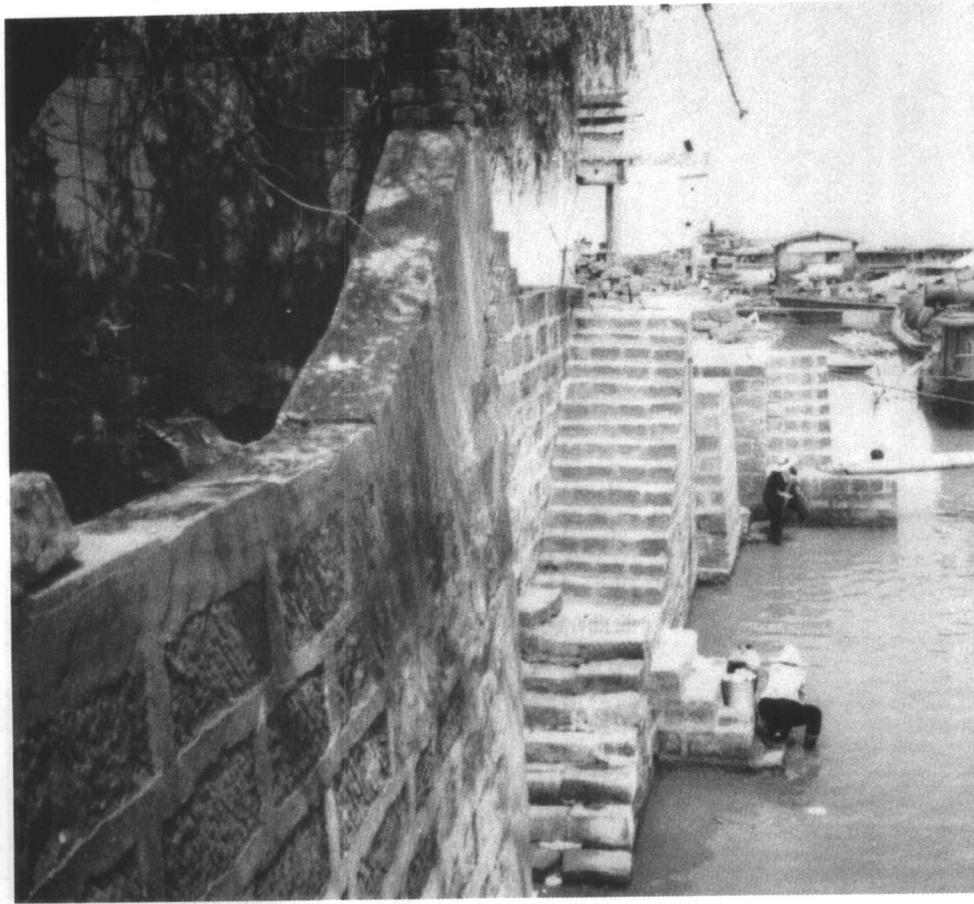
黄金口旧有“小沙市”之称。

那是说它的热闹，繁华颇似大码头。既是码头，既如城市，那就有青石板的台阶，幽幽曲曲的小巷。然而没有。

千帆林立的景象有过，堤脚、堤上堆砌着高高的杉松圆木堆，摆列着军阵一样的榨菜坛子。

黄金口傍虎渡河，以水养镇。河上河下，堤内堤外，方圆不过二三里地，住户三百来家。

虎渡河是长江的支流，流入洞庭湖，沿岸小镇密集。过去有一河——书上大约叫东河，从黄金口向北分去，直通县城的油江口。因而黄金口有两河之便，自然就热闹起来了。河上有桥相连，两岸店铺麇集，手工业兴盛。这桥叫三穴桥，石桥，七孔，在明代时是县中最壮观最大的桥了。不过在我记事后，东河口早就成旱地了，桥也荡然无存。小河



还有一条，通瓦池，能直达闸口镇，但也是一条无源之水。过去的河堤只是无用的土堆遗址。我家下放的金星大队，大多住在老河堤上，有一段堤还成了乱葬岗。

黄金口分老街、新街、老场。我家住老街，旧名益阳街，这条街上的人多为湖南益阳的生意人。属镇中心。旧时有各种商行，连美孚、亚细亚等洋油公司也在此设有机构。新街有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杂居，老场则多是乡下人。



黄金口地名的传说与刘备有关。“公安”也是“左公居安”之处，左公即为刘备。刘备与孙权联合大败曹操后，为防孙权夺走荆州，于是驻守荆江南岸即公安。有一次刘备之妻孙夫人病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说话，刘备细心调理，孙夫人才启齿开言，刘备大喜曰：“娘娘开了黄金口，娘娘开了黄金口！”

黄金口可记的有一场北伐之战，贺龙、杨其昌部与吴佩孚北洋军之部王都庆、于学忠恶战在黄金口老场，激战五天五夜。北洋军死二千余人，北伐军死千余人，北伐军旅长贺敦武战死。死去的将士全埋在虎渡河边的座金山。数十年来，白骨时常被水冲刷出来，森然满目，平添恐怖。长辈人没有谁说是英雄遗骨，只是闹鬼，鬼火荧荧。无碑无坟，荒垅黄泉谁人悼？可见历史大多哑口无声。但另有一说此役是在老街的横堤上打的，这横堤即是现在的乱葬岗。

黄金口名人中，明代的杨溥最有名，他是宣德、正统年间的内阁大臣，任宰相之职。明史盛赞此人“有雅操，质直廉静”。“公安三袁”之一袁宏道有《黄金口诗》这么写道：“乡落也陶然，篱花古岸边。田翁扪虱坐，溪女带竿眠。小港芦租户，低仓米税船。河舶与生酒，兴剧不论钱。”黄金口俨然世外桃源！

公安是湘鄂西边地，说是湖北，湖南人却占半数，风俗习惯与土语也与湖南近似，特别是建筑。据说过去的黄金口有很多吊脚楼，开了后门，在屋檐下吊虎渡河

水吃。后来河岸崩塌，街屋倾圮，河边多是断砖瓦砾，斜向河心的青砖墙角排排可见。细心挖找，能挖出许多铜板铜钱和过去生活的铜、锡、陶器制品来。去年我回黄金口，就在河边捡了五枚铜钱。

有一年挖铜钱，搬运站两兄弟挖到一个铜壶，没有盖。他们说，肯定有盖，再在旁边挖，果然挖出一盖来，且是铜壶的原盖，丝毫不差，少说是百年之物，拿回家装“三四罐”（一种大碗茶）去了。

虎渡河

虎渡河是一条野河。

它酷肖长江，其水到夏日便浑黄，流速急遽，淹田毁屋，它从长江流出，注入洞庭湖。

据说它被称为沱水，为长江南支，后淤塞成小河了。

未必可信。老辈人说，虎渡河过去是一条水沟，两岸人可以隔沟对火，以后江水冲刷，才成如今这副无情无义的模样。

县志记载，当年虎渡河口宽仅丈许，故江流之人者细，因吴三桂撤毁石矶，今口门宽数十丈，故江流取捷径入洞庭。吴三桂干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来，该诛！

宋代仁宗皇帝有一次召见公安大学者张景，皇帝问：“卿居何处？”张景答：“两岸绿柳遮虎渡，一湾青草护龙洲。”皇帝还问公安人吃什么呀，张景回答：“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裙羹。”

这么说起来，公安人真是好口福，个个都是地主了。虎渡河流域虽然是鱼米之乡，也吃过鱼子饭，也喝过鳖裙羹，那都是有次数的。两岸绿柳，一湾青草，不假。

虎渡河沿岸小镇，有名的就有弥陀市（属松滋县）、黄金口、夹竹园、闸口、南平、黄山头镇等。

小河虽小，却也是连接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主要河道之一。从三湘四水来的货物，木、竹、漆、篾器、干鱼、板栗、李子等，都经此河流向长江，而从四川、湖北、河南、下江来的各种货物，特别是日用杂品，又同时送抵洞庭湖区乃至更远。

虎渡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4月至11月可以通航。每到11月份，许多长江上的船就进入虎渡河口，湖南船居多。在河沿岸随便找一处码头，修理船舶，安度冬天。来年的4月等川江的汛水下来，船也就活了，然后各自升帆，各自东西。

黄金口的河堤上，在冬日的阳光里总有一些补帆的女子，岸边是敲敲打打修船的景色。这些人，无论男女，都晒得黧黑。

据《荆州府志》记虎渡河之名由来：“后汉时郢中猛兽为害，太守法雄悉令毁去陷阱，虎遂渡去。”另一说为：“孝子施宜生过此，虎感其孝，负子渡河以避之。”